

I313
80

城市猎人

北條司



内 容 提 要

诃羽獠是一名“城市清道夫”，做着诸如保镖，暗杀这类的事情，(当然是有自己的原则的)在一次事件中，他的好友兼搭档真村为贩毒组织所杀，他自己和真村那个男孩似的妹妹也成为对方的目标，在共同挫败敌手后，阿香成了獠的新搭档。

在一起完成了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委托后，阿香逐渐了解了这个行业和獠本人，两个人相互爱慕起来，但一层奇怪的隔膜却横在两人中间，始终不能明确的表白出来。

最终，在好友的帮助下，两人一起消灭了最为凶残的敌人，两颗心也终于在硝烟中紧贴到了一起……



昭和六十年。东京都一如继往的繁华和热闹，熙熙攘攘的人群蚂蚁般爬满了每一条街道，在拥挤的新宿车站东，一名身着深咖啡色风衣，戴一副阔边眼镜，面相斯文的男子，慢慢地走近路边一块不起眼的留言板。板上一块不起眼的位置留了几个奇怪的字：XYZ……

他紧了紧衣领，小声咕嚕道：“又要开工了……”随即慢慢地隐入了新宿的人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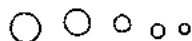
一栋破破败败的公寓楼的某个很平常的房间。随着一声响动，门开了，戴眼镜的男人毫无表情的走了进来，没人能猜出他深邃的眼睛里藏着怎样的心。边走边不紧不慢地对着一个背朝着他，穿着浅紫色夹克，正在津津有味地翻杂志的男人说：“獠，准备工作吧。”砰——杂志飞到了地上，“美女吗？真村？！”一张垂涎欲滴而又充满希望的脸已经奔向了戴眼镜男子的身边。“哎！”那叫真村的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 * *

真村，永远的好拍挡之卷

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仲夏夜，白天的高温已经退去，而在东京的郊外，远离了喧闹的人流和车流，更是觉得凉爽。小路上一名健壮的男子正在不徐不急地跑着，身后不远处，有位留着披肩发的女子正推着一辆脚踏车，气喘吁吁地叫道：“阿俊，等一等呀，车链条掉下来了，快帮帮我啊。”男子回头笑着说：“你根本就不该推着那破车陪我做越野长跑训练嘛，要是再慢吞吞地，我可丢下你不管了。”“你真是的，才刚刚得到提名嘛，离锦标赛还有一段时间呢！绷得也太紧了……”顿了顿，女子用手指掠了掠被风吹乱的头发，小声说：“我也明白你的心情，你受重伤之后，人人都说你不会东山再起……好不容易现在又有了这样的机会……”——砰！一声枪响打断了她的话。前面的男子手捂着胸口，“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阿俊！”女人推开脚踏车，扑了过去。“只能怪你自己啊，获野。我打过电话警告你，是你自己一直无视我的警告，哼！”草丛中一个黑影小声地狞笑道，随即慢慢消失在长草之中。

“阿俊！阿俊！你要振作啊！我已经打电话叫救护车了！”女人边痛苦地叫着边紧抱着奄奄一息的男子，男人抽痛着，奋力地挤出几句话：“稻……稻垣……我看见了……恐吓电话也是……”“阿俊！！”女人凄惨的声音回响在树林之中……



4

新宿永远是那么繁忙和拥挤，形形色色的人都汇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步履匆匆。只有车站东的那块留言板安静而沉默。真村看着板上的一行字：XYZ……45530。镜片下的眼睛掠过一丝光芒。“工作吧……”

破败公寓中的平凡房间。（也就是清道夫所谓的事务所。）“开什么玩笑！”一个气愤的声音大叫道。“因为是芒野挑战锦标赛，我才在他身上落注十万元的啊！！”与此同时，一份昭和 60年 2月20日的报纸摊开放在桌子上，头板头条紧急更换挑战者中量级锦标赛冠军获野俊一日被射杀！死因可疑！

什么稻垣，没有实力全靠运气的家伙嘛！那十万……等一下！喂！喂！……”

“气死我了，伙食费都泡汤了，混帐！”猴坐在饭桌旁一边大啃大嚼，一边嘟嘟囔囔。真村漫不经心地擦着眼镜。“所以我提醒过你嘛！猴。不能去沾非注赌拳这种事。”猴满嘴塞着边不奈地说：“明白了。那就工作吧。”真村戴上了眼镜。猴也吐也最后一根骨头。

“这次的顾客叫岩崎惠，27岁真村说着本次的工作，他知道阿猿一贯的作风，果不其然，一听是女的就一幅花痴像。是个女医生……”。也让她那柔美而微卷的黑发肆意地飘扬着。她眼中的忧郁也一望便知。

而此时，路旁桥子上的两个男人也用报纸挡着脸窃窃私语着：“她干吗？放花在这里？”

“很简单。因为她的恋人被杀在这里。”“恋人？”“就是你下注的那人拳手获野俊一。获野曾经遭遇车祸受了重伤，大家都认为他再也没有希望重返赛场。而只有她……只有她说可以。并负责为他治疗，陪伴他一步一步重新走了回来。可以是爱情创造的……喂！阿猿，你认真一点好不好？！”真村讲的口沫悬河，但见职猴已经心猿不在马了。“十足的大美女啊！真是百看不厌。”“不是啊！工作不错吧？顾客又是和我妹妹不分高低的大美女……喂，你又怎么了？猴？就见阿猿？已经滚倒在了座椅下，他快晕了怎能跟真村妹妹分胜负，真村全拿他没办法，一见美女就痴呆一样，真村也不知他这毛病几时才能改掉。转眼阿猿又回到了主题：“那真村，她指定要杀的人选？”“详细情况她要求见了面再说，不过目标……好像是你说过的没有实力，只能靠运气的那个拳击手。这样让阿猿搞明白了。

东京市中心的 wood stone coffe, 岩崎惠推开了门，已预

动
漫
小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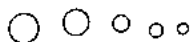


订好的位子座着，一个穿浅粉色着变了形的脸，不信地叫着要康复治疗，本已走开的岩崎突然反应过来莫非是他。阿獠：“对不起，请问是……”“哦就是呀羽獠，你雇佣的人。”一张色咪咪的笑脸呈现出来，“哦，”岩崎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我们还是出去说吧！”“好的”

望着天桥下川流不息的车辆，岩崎惠久久不语，“你要向杀死恋人的稻垣复仇，就是你要我杀他的原因？”岩崎惠无言地点头。“不过，还有一点要搞清楚，稻垣为什么要杀获野，你有证据吗？”岩崎惠抿了抿嘴。“阿俊临死说的，打恐吓电话的的稻垣，一直不停地纠缠着说：“要不然这一交就要了你的命。”“这一交次？”“对呀，车祸也是稻垣……他和我一起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才重返了赛场，他那么渴望拿下锦标赛的冠军，是稻垣那个家伙把他的梦想一瞬间粉碎了！稻垣是条嫉妒的疯狗，他是在嫉妒阿俊的才能啊”岩崎惠不能自己地涌出了泪水。“不过……”涂说，“为什么不找警察呢？阿惠小姐，我们的收费可不便宜哦。”“那太浪费时间了，——羽先生。我等不了那么久了……癌细胞已经在吞噬我的生命了。”岩崎惠平静的说。獠心中一震。岩崎惠解开外套，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三千万日圆的人寿保险，受益人填的是你，羽先生。”“慢着，你得了癌症，保险公司又怎么会受保？”岩崎微微一笑：“我是医生啊，要作点手脚很容易的。你能接受我的委托吗？——羽先生，我把生命支付给你当作酬谢吧！”岩崎忧郁而坚定地望着涂，四周的时间和声音仿佛都在屏声敛气地等待着“明白了……”涂深知地答应下来，这就是他一贯做事的原则。

现在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凉风袭人，獠躲在路边的草丛中，冻的直打颤。“真是的，这么冷的天气，还害得我每天跟着你跑呀……哈秋！都五天了，怎么说今天都该出现了嘛……再不出来可真要感冒了……哈求！”

过了不久，路上一个黑影慢慢地跑近，正是上次锦标赛的冠军三田，看来是在进行体力训练，为不久将到来的拳击锦标赛做准备，突然“唏唏嗦嗦”一声响动，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用丝袜蒙住头的男人从草丛中蹿出，一把从背后把三田勒住，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而几乎是在草丛响动的同时，獠也悄无声息地从怀中拔出了枪。“别动，冠军先生。”蒙面人阴笑道：“你，你是谁？要干什么？”三日显然已被突如其来的险况吓住了。“一件小事想拜托你……这次的锦标赛，可不可以在第三局时败下？冠军先生。”“这，这



6 不是让我假比赛吗？我……我不会答应的！”“呵呵，没关系，你不答应也没什么，只不过……这把刀会涂上丽奈小姐的鲜血而已。嘿嘿……”“什么！你这混蛋，这和我女儿有什么关系？……你……”“你如果不想让无关的人卷进来，那就老老实实按吩咐去做吧。”三田一听到是对女儿的威胁，慢慢地就放下了愤怒的反抗。“我……明白了。”三田痛苦地答道。“很好，嘿嘿，你可比获野聪明多了，不愧是冠军啊。”“获野？莫非是你……”还没等岩崎惠走近就听到那男子的呜呜怪声，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关切地问到“请问？”“你哪里不舒服吗？”那男子还是埋在衣领里，听到是预定的人已经到了“不，没事……犯老毛病了……”“我是医生，可不可以帮你？”岩崎还不知道她已经掉人了阿獠设的圈套里了：“女医生吗？正好……”说是迟，阿獠抬起头，伸手就摸向了女医生的胸部，还边说：“啊……真舒服……！！这样一下就舒服多了！”还没等阿獠说完，岩崎的拳头已经勾上了他的色脸，可轻视不得拳击手的恋人啊！“哼，对啊，他老是不听我的话，我回令他所受的伤更重，不知为何他竟不知耻地跑回赛场，我取了他的命来证明我是认真的。那就是不听我命令的下场。”等黑衣人走后，三田两眼无神地盯着远方，原来获野也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也被在暗中的獠听得一清二楚。

动漫小说

岩崎惠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家，冲了一个澡后坐在了沙发上，看着窗外流动的云，想着逝去的俊一和自己的不久于人世，心中涌起了一分复杂的情绪。“咚咚”两下敲门声后，一封信从门缝里被塞了近来，岩崎惠起身走了过去，捡起信拆开，一张票被拉了出来。“噢？这是……”那是一张日本Jr中量级拳击锦标赛的人场券。岩崎惠看了看信封，寄信人没填，只在信封右下角署了个“獠”字。“——羽……叫我去看比赛？”她拿着人场券，若有所思的穿好外套，准备出门了。与此同时，真村端着两杯咖啡，递过一杯给獠。“那么，这次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完成任任务呢？”“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而且很安全。”獠喝了一口咖啡“喂，今天的咖啡很不错嘛。”一丝都看不出漆工作前的心态，还是那张夸张无聊的嘴脸。

明亮的拳台，黑乎乎的观众席，沸腾的人声，燥热的空气，这一切都构成了拳击赛场特有的紧张而又带些残酷的气氛。这里就是日本Jr中量级锦标赛的现场，比赛的双方是——卫冕冠军三田迎战挑战者稻垣。

解说员以特有的快速而程式化的语调在连珠炮似的发





话“……推翻了大多数人的预测，稻垣从一开始就压倒了冠军三日，冠军的表现毫不精彩……哦！稻垣的右钩拳又准确命中……现在三日选手已被逼人擂台一角了，稻垣又开始猛攻……第二回合开始，第二回合会否情势直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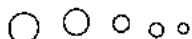
獠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将大衣披在身上，手中拿着一份报纸，他注视着坐在第三排的岩崎，岩崎有些焦急地看着擂台上的比赛——第二回合任是稻垣大占优势。“当，当”第二回合结束了。解说员又机关枪似的发话了“……看啊，前度冠军在前两个回合中简直毫无光彩……第三回合马上要开始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突然，稻垣走到了擂台中央，愤臂高喊道“第三局，也就是下一个回合，我要打败冠军！”人群愣了一下，随即口哨。喊声灌满了整个赛场，大家的热情仿佛都被稻垣激发了出来。稻垣走向休息区，扭头对三田说道：“拜托了，冠军先生，为了丽奈小姐，你可好好努力哦！哈哈。”

看台上人声如潮，整个气氛达到了顶峰。獠悄悄站起身，走到了人口的拐角处。他从小衣下摸出了一支狙击长枪，将一颗弹头闪闪发光的子弹塞入了枪膛，然后将报纸轻轻地覆在了枪身上“口径500，硝酸高速弹，从100M距离发射可将2吨重物移动30—45cm，特别处理的纯金制珐琅弹头。这颗子弹可令你仿如死在拳击赛中，我会把他射进你的耳朵，从耳朵进去后不会穿破头骨，而是贴在头骨中——稻垣，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当，当”第三局的钟声敲响了，有待无恐的稻垣在肆无忌惮的挑衅着“来呀，冠军先生，前半局让你打，来打我呀……”在前两局中被逼退让的三田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可恶！”猛地一记左钩拳向稻垣头部击去——砰！子弹穿过报纸，准确无误地射入稻垣的右耳，几乎同时，三田的拳头也击中了稻垣的头部。

稻垣像个稻草人般随着拳头的起势飞出了擂台，撞向观众席，人群不慌不忙地闪开，“哗啦”一阵声响，稻垣睁大着眼睛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不会让你死在台上的，冰冷的地板最适合你这个疯子。”一羽小声地自语道，便收好了工具，若无其事地走出暗出……

人群又是一愣，随即便像炸了锅的蚂蚁，解说员又在快速发话：“形势急转直下啊，冠军先生看来是在隐藏实力嘛……已经数到8了，稻垣选手还是一动不动……啊，到10啦，稻垣选手输了，冠军正是——三田选手！”“万岁！”“好啊！”“太棒了！”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岩崎静静地坐在看台上，小声地说道“谢谢，——羽先生。”



东京市立医院。“岩崎医生，门外有人找。”“知道了，谢谢。”岩崎走出门外，穿着黑色风衣的獠静静地站着。“一羽先生……”。獠笑了笑。“你不是说要把生命当酬谢交给我吗？那就照你说的，不过我不要钱，而是把生命交给我。”獠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保险单，将它轻轻地撕成了碎片。“在你的有生之年就把我当成恋人吧！”獠认真地注视着岩崎惠“一羽先生！”岩崎轻轻地呼喊着，扑入了獠的怀抱。

岩崎惠的葬礼已经完成快一周了，谈起她的纯洁、坚强和对爱情的执着。真村总是一连的感叹：“那也不错，”獠又在大嚼“获野死后，她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现在仇也报了，相信她和获野在天上一一定很快乐的。说不定现在还在……嘻嘻！”“那到不一定。”真村推了推眼镜。“她在见到你后，可是……”“别胡说八道，你这家伙！”

“啊……獠，快帮帮我啊！”真村一冲进事务所便大叫起来。“一点线索也想不出来！只有靠你了……獠！你在听吗？”獠正坐在餐桌旁，漫不经心地嚼着早餐的煎蛋。“真是的，不要一大清早起来就惨叫嘛！我可是低血压啊。”“什么？啊……啊……好朋友的妹妹离家出走了，你这是什么态度嘛？”真村僻里啪啦地说个不停“而且，妹妹离家出走是和你有关啊，妹妹一直都反对我和你组合于着清道夫的生意，现在她离家出走，你难道没有感觉到责任吗？”“在等一天吧，今天还有一单诱拐事件。”獠还是漫不经心，又塞了一片煎蛋在嘴里。“妹妹都离家两天了！”真村气得在背后大吼。“噢！”獠差点被噎着。“要是出了什么以外怎么办？”真村还在大叫。獠忙喝了口水，把喉咙上的食物冲下肚。“难道要不顾工作替你找妹妹啊？那些被诱拐的女孩子怎么办？”（其实心里想：这家伙早餐都不让人安静地吃！）“呀……”真村被这堂而皇之的理由弄得说不出话来。“嘻嘻……回回回把你妹妹的照片给我吧！”獠吞下了最后一块煎蛋。真村如蒙大赦，赶紧掏出一张照片。“你一定要帮我留意啊！”“罗嗦。”獠看也没看，将照片塞进了口袋里，瞧他一幅抓狂样。

獠走出了公寓楼，想地铁站走去。近来在新宿一带屡屡发生年轻女郎神秘失踪事件。这些人都是年轻漂亮，职业不尽相同，学生、职员、风尘女子……各色人都有，警方对此毫无办法，也曾派女警伪装后，在这一带街头守株待兔，但却一无所获。

随着拥挤的人涌出了市中心的站口，獠在银卖座的一家歌舞厅外靠墙站住，掏出了真村妹妹日的相片呀！差点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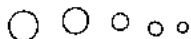
笑出声来，完全是和真村一人模子铸出来的嘛！真村虽说不丑，要如果是女人，那长相就太可怕了！“要是我有这样的妹妹，怪不得她离家出走呢！”

獠小声嘀咕道。“不过也真是的，平时看他冷静得近乎冷酷。妹妹出点事就变成这样……”

“呀！你干什么？”一个愤怒的声音，獠望去，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正在喝斥一个女人，从女人的穿戴可以清楚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女人被喝声吓了一跳，有些结巴地说：“没……没什么啊，只是问你玩不玩？”“你这笨蛋，我怎么能和你玩？”“啊我，你想验货？”女人露出了久经沙场的神色，突然，他也将外衣一拉，立即，两只饱满的乳房跳了出来。“怎么样？不错吧？”女人有些得意，这下轮到男人吓了一跳了。“你干什么呀？那东西早就看厌了……”“啊，原来你是老手啊……”“喂喂，你先看清楚再说话”男人一把拉下了自己的帽子。“啊！”女人呆了呆，你真英俊啊……我给你算便宜点嘛……”“你这奥娘！”男人似乎忍无可忍，一把抓起了女人的衣领，女人吓得尖叫起来。突然，男人的手松开了，因为他被人提了起来，又扔在了地上。然后拍了拍手，嘴一撇：“男人欺负女人，真无聊——真够潇洒的啊！”“可恶……谁是男人？你这混蛋！”“男人”骂骂咧咧地站了起来，“唉？！”獠呆住了，“他”如果是个男人，那就是个英俊无比的男子，他如果是个女人，那就是一个清秀的女人，可是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女人！

獠的手心都出汗了，“看什么呀，我是女人啊！看不出来吗？你这木头！”女人怒骂到，“再，再见！”风尘女子跑得比兔子还快。“你这娘们，让我再打你一拳！……”獠误认为是男人的女人狠狠地握紧了拳头，还没气完，这边的獠已经快笑掉大牙了，发出一阵怪笑声，这可又把女人的注意吸引了过来：“喂！笑什么笑，有这么好笑吗？你不是一样！”等阿獠**气说：“那女人以后再招呼客人时，嘿嘿嘿……”这话一出口就激起了女人的愤怒：“你欠揍是不是？要打人也要确认对方是男是女！”说着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獠很感兴趣地跟上了。

新宿的店铺次第比，各个商店的生意看来都不错。“喂，象你这样，又穿大衣，又剪短发，不进情人旅馆脱衣服，谁分得出呢？”獠笑着对走在前面的女人说。“你父接啊？”女人猛地回头说，“噫……”獠嬉皮笑脸地凑了过去。“你的确是个‘美人’哩！”



“什么……什么嘛?!”……

两人走到了一家时装店门口。“怎么样,进去逛逛吧?”獠笑道。这家店看起来挺高级的。这一点从它的装潢和橱窗以及肃立的店员看起来。“怎么啊,你想给我买道歉的礼物?”獠做了个请的姿势。“嘿嘿,敢对我无礼。看我这回让你破产!”女人暗笑道。

“欢迎光临!”看起来挺机灵的一名店员立即迎了上来。“请问您是给女朋友买衣服的吗?”店员陪笑道。“唔!”女人脸色一沉,“你是店员啊,怎么连顾客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店员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哎,哎!啊……对……对不起。”涂几乎又要爆笑出声来。

女人在慢慢地挑着衣服。獠古怪地掠过一丝笑意,走出店门,在门外等着。女人正在翻看一件黑色的风衣,衣服相当华贵的样子。全然没注意到面色阴沉的店长从里间走了出来。“看来是独自一人呢?照例行事吧!”店长低声对名店员说,“那一那个女人?”“所以说你没眼光吧!那才是真正的好货呢!”“哦,明白了。”

“我要试这件、这件、还有这件。”女人向店员吩咐道。“好的,请。”店员给她打开了试衣间。

女人抱着衣服走了进去,随手带上了门,她一边哼着歌,一边将一件亚麻制的单衣脱了下来,准备试那件黑色的风衣。突然,“咋啞”一声,脚下的地板竟然打开了,女人“啊”地一声尖叫,连人带衣服落了下去,试衣间只剩下一片黑黑的大洞,像是一张可怕的巨嘴一般

“听到了声响,那名店员打开了试衣间的门:“嘿!易如反掌……”砰!突然间一声闷响店员的头换了重重一枪托,软软地倒了下去。“原来是这样啊!”獠捏枪管笑道。“这样的活就可以不落痕迹地诱拐成功了。”

没有地板的试衣间还是黑呼呼的,“喂!听得见吗?”獠向下大声喊道。然而声音像是沉牛入海。根本没有反应:“不会摔晕了吧?”獠扔了件衣服下去。“唔,不是很高呀。”他轻轻地走进试衣间,试着跳了下去,“不好!应该带一只手电筒。”刚落地,獠立即反映了过来,马上敏感地掏出了枪。

“呵呵,用的自动手枪,看来还不是个简单的家伙嘛。”黑暗中响起了一个放肆的声音——正是那名店长。“红外线夜视装置?”“哈哈,你想听声音来辨别方向吗?这个房间是密封的,回声很大哟!”“唔……放开我,你要干什么?!”女人嘴里似乎刚刚掏出了什么东西。还没对眼前漆黑一片反应过来,就感觉到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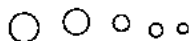
被人给反扣在背后。“你是我重要的商品啊，怎么能放呢？！呵呵。”“你就是人贩子组织辛迪拉的老板吧？至今已经诱拐了不下20个女人了。”獠平静地问道。“知道得那么多，那就更不能放你走了……”话音未落，“砰”獠已经开枪了——不过没有打中什么，除了地板。“啊！你这混蛋，这么胡乱搞，打中了我那可怎么办？！”女人尖叫起来，“哼哼，还敢乱来，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了。”店长准备举枪，猛然他呆住了，豆大的汗珠刹那间滚了下来——从夜视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獠已经举起了枪准确无误地瞄准了他。“啊！！”店长绝望地叫声和枪声同时响了起来，子弹穿过了他的夜视镜，从左眼射入，再从后脑勺和鲜血一起飞了出来。“咚”地一声，店长应声倒了下去，吓得尖叫着蹲在了地上，她可是坏人中的人质呢？感觉子弹就从耳边擦过。

“啪”地一声，整个房间顿时雪亮獠已经打开电源开关，正笑嘻嘻地望着她。

“你怎么知道那是男人的位置啊？”女人还有些惊魂未定，“子弹击中地板时会有火花弹出来。”獠一来给女人解开绳子一边说。“可时间那么短……”“托你的福，事件已经解决了。”獠还是微笑道。女人揉了揉被捆得发痛的手，问道：“城市猎人，诃羽獠吗？”突然，獠的周围出现了一般人难以言表的戒备状态。他低声问道：“你是谁？”“别用那样的眼神盯着我嘛！”女人有些不屑地说：“我真村香，你拍摄的妹妹。”“啊！”獠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很快从裤里拿出真村给的照片来对比。看这对斗鸡眼……（阿香看也没多看一眼就知道是那傻头哥哥错车辆了。）冷静点，好不好！！是过去哥哥过去在学校穿女装演戏的照片，他老是觉得那挺像我。”真村香有些气恼地说，“但是，你……”还是不敢相信眼的美女是真村的妹妹，他的下情更加深了，香的气，“哼！你是想说……我更像弟弟吧！”“嗯……弟弟？谁也不会那样说的！看到你现在的样子！！”獠说着已一脸色相地爬下身盯着眼前只穿内衣的阿香，阿香这才反应过来，连带尖叫赶忙用手遮住胸部。

* * *

这是一间阴森森的房间，其实它更像一个全封闭的，只在正面开了一道门的盒子，门外的灯泡将门口铁栅栏的阴影长长地投影在地上。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高大的男人，他的双手被一副极为粗壮的手铐铐着。但是，无论如何你也找不出这个男人的身



12 上还有什么生命迹象。他简直就是一所已倒塌了多年,只剩下一点架子的破败茅草房,对这样一个,还有什么必要将他铐住吗?

“咣啷”一声,铁栅栏被打开了,一个金发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支针管。

“把手伸出来吧……”金发男人的声音透着一股妖意,主人不寒而。

那个死人般的男子仿佛感受到了某种神秘的指令,慢慢地伸出了被铐住的双手。多发男子他的手稳住,然后把针头刺入了左臂,缓缓地将药物注入了他的体内。

“你会马上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男人……”金了男人又发出了那妖异的声音。

“我……会成为最强大的男人……我…成为…超人…”顿时那死般的男人狂叫着。

“是的!你是超人!用你的力量去杀了这两个男人吧!”金了男人掏出了两张照片,赫然是猿和真村!

“你是超人,做任何事都是轻而易举的,是吧!”

“是的…我会…我是超人”坐着的男人似乎是被召唤出的恶灵一般,梦吃似地们着。突然,他双手猛地一挣,“哗啦”,金属的落地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分外响亮他竟将副手铐的纯钢链条捏的粉碎!

新宿那栋最显眼的百货大楼又换了招牌广告明星,“可真快呀!”真村暗自嘀咕。

留言板上有新顾客了:XYZ——明天7点希尔奇俱乐部。“明天……引号啊。”真村翻开了记事本。

“恩?……”引号(日曜日)被人用红笔打了个大圈,旁边一行小字:哥哥,这天是你妹妹——我的生日,请不要安排工作!! 香字。

“哦……生日啊……”真村镜片后的眼睛掠过一丝感伤的光芒。

天色有些阴沉,猿和真村照例在老地方见了面,很奇怪,真村并没有立即谈到工作的问题,这可稀罕!猿点燃一只烟,准备等他慢慢道来。

“20年前的事了……”真村的语音有些异样,“做警察的父亲带回了一个婴儿,对我说——从今天起,这女孩就是你的妹妹——那就是香……”猿静静地听着真村深情地说着香的故事。

“父亲抓捕了一个杀人犯,最终被处死了。但犯人却遗下了一个女孩,女孩的母亲早已去世,子是父亲收养了无依无

动
漫
小
说





靠的孩子。”

“香的母亲只留下了唯一的遗物……父亲常常看着它自语”真村拿出一个红色的精致小盒子，打开了它。“就是这枚戒指：父亲本来准备等香20岁时，将这个交给她，同时把事实……”

獠静静地听着。没人能猜出他现在的心思，默默地望着前方。

“可是，父亲却在5年前死去了，我得承担起这个责任……今晚，我就把戒指和事实一起……”

天色越发阴沉，看来今晚的一场大雨不可避免了。“扑！”獠将抽了一半的烟吐在地上，碾灭了它。

“今天……我去风客人吧！”“不行！那是我的工作，”真村态度坚决地说。

“也许是吧！不过对方要求到希尔奇俱乐部交涉，来者不善啊，希乐部可不是外行人的店子……拿去防身吧！”

獠将一支自动手枪递到真村面前。

“只是个安慰罢了……”真村笑了笑，将枪接的过来。“我的技术已经生疏了。”

“只有你自己那样说吧！”獠笑道。

“阿獠，今晚过来吧，阿香说了要做好吃的。”

“嘿嘿……先把肠胃药资金积累好吧！”

希尔奇俱乐部位子东京都城南，并不是一个十分出各的地方，但在内行人都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大多数的黑市交易都在这里进行。警方虽多次清查，但无功而返。

真村通过狭窄的通道走入了大厅，大厅里一片灯红酒绿，中央的大台正在进行火辣的热舞表演，一个白衣的年轻男侍走了过来。请问是真村先生吧？”

“是的。”这次的顾客一简单啊，真村心想。“那么这边请。”男侍领着真村走了里间。

与大厅相比较，这里的灯光更加黯淡，一个男人正端着酒杯坐在桌边等着他是人金发的男人。他的身后是两名戴墨镜的黑衣大汉。

真村的坐位和餐具酒杯早已准备好。他坐了下来。

“工作是……”真村开门见山的地问。““急什么？先喝一杯。”金发男人一扬手中的酒杯。白衣男侍立即走了上来，准备开启桌上的红酒。



“谢了，还是马上进入正题吧。”真村将杯子移了一边。

金发男人不再坚持，将桌上的一张照片推至真村面前。“这是关东一带的黑帮组织头目西冈忠。”“杀他的理由？”这是真村一项办事的原则，服了以后才接工作。

“他妨碍了我们组织的扩展。”

“真村沉吟了一下，说：“我也听说最近有个新兴组织。拥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资金。还在进行毒品交易。”真村说着冷冷地盯着对面的金发男人。

“关于我们组织的事情就说到这里。”金发男人截住舌头。“怎么样？接还是不接？”

“啪！”真村将桌上的照片弹回了金发男人面前。

“也许我说的太直接了。”金发男人冷冷笑道。“你现在很惨啊！简直像暗沟里的老鼠一般，你不想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过得更加美丽的人生吗？”金发男人顿了顿。“你好像有个妹妹吧！为了那孩子，你也要……”“住口！”真村勃然大怒道：“你们之间的残杀是你们的事，但要是碰我的亲人一根汗毛，那一定让你抵命！”

“混蛋！”、“竟敢在这里放！”两上黑衣大汉立即往怀里掏枪。

“喇！喇！”、“啊！”两人同时发出了惨叫两把餐刀已经分别钉在了两人手掌上。金发男人正要起身。“咔”，而一反自动手枪顶住了他的前额。

“如果在恶魔和老鼠。”真村冷冷地说，豆大的汗珠从金发男人的额上流下。

真村慢慢地收回枪。“喇”地掀开门帘，头也不回向外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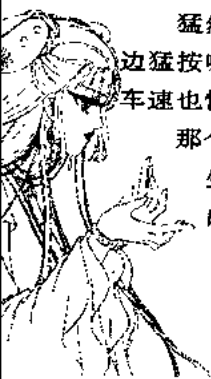
“哼，本想如果他接了委托就当他们是自己人……现在看来是要碍脚了。既然这样那就让你们尝尝天使毒品的恐怖吧！”金发男人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天果然下起了大雨，蒙蒙的真像上帝在为此哭泣。

“得去接一下阿獠。”真村边开车边想。

猛然，车灯扫出正前方一个人影。“危险啊！”真村一边大吼，一边猛按喇叭。但那人迎着车一阵尖锐的摩擦声，终于没有撞到人，但车速也慢了下来。

那个僵尸般的人突然敏捷地向车子冲来，“哗啦！”他竟然硬生生地将双手穿进了挡风玻璃，牢牢地卡住了猝不及防的真村的脖子……





“唔…”真村被卡得喘不过气来。一双可怕的手越卡越紧，僵尸口中还发出了野兽般的叫声。

毕竟是真村！他猛地踩动油门，汽车突然提速，将那僵尸带得飞了起来，然后向防护墙上猛撞，接着猛踩刹车。终于，僵尸被巨大的惯性摔开了老远，“砰”地一声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咳…咳…”真村喘了口大气，推开车门想看个究竟。

“啊！”真村几乎难以置信，那个刚才已经躺在地上按理说决无生还之理的人竟已恶灵般地站在了车门外。

“我是……超人……”他的的确确是个受到诅咒的恶灵。

真村立即拔出了枪，“砰、砰”接连准确无误击中了他的肩头，但恶灵般的男人浑然未觉，仿佛真村猛砍过来，真村赶紧闪身一躲“哗啦！”车门上的玻璃也粉碎了。更可怕的是，就连金属制成的车门也被他的手掌砍开了一条大口子！

竟然不怕我的枪弹…而且还有惊人的力量。“PCP！天使毒品！”真村猛然想起了什么，不禁浑身冰凉，而此时恶灵的身影在滂沱的大雨也显得格外狰狞。

雨越下越大了，喧闹的都市街头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偶而有一两人行人在雨中行走，显得恐怖无比。

獠站在事务所的楼下，心中隐隐有点不安：“这可他少有的心态啊！这么长的时间了……”

“嗒、嗒、嗒……”几下雨中特有的缓慢的脚步声。

獠的心立即被揪紧了“真村！”獠一个箭步冲进了雨里，一把抱住了即将倒下的真村。

真村的全身已经被雨水和血浸透了，他如释重负地靠在獠身上。“天使毒品”真村缓缓地说道。獠猛地全身一颤。“这是死亡毒品组织‘尤尼安·迪奥贝’……”“要…告诉阿音吗？”獠知道这已回天无术了，突然想起阿香。“戒指…”真村慢慢抽出了插在破烂衣兜里的右手还是那个红色的小盒子。“阿香…托了！”真村再也没有力气了。软软地倒在獠的怀中。

雨水径直地打在獠的身上和脸上，他却浑如未觉。“真村…暂时，地狱比较冷清……但是，我很快会把它高热闹的……”獠紧紧抱住真村的尸体，轻声说道。把痛苦悲伤都深深地埋藏在了心中，他会永远记着他这位好搭档、好朋友的。



真村的车还在那里,但恐怕已经很难说那是一辆“车”了,说是一堆废铁倒更合适一点。看到这堆东西,獠紧了紧衣领。真村的那件破得不成样子的外套,獠将它披在了身上。

“阿獠,我做了这么多年线人,这种可怕情况也是第一次看到。啊,真村射了他多少枪啊?完全没用似的……”獠身后站着一个短发的男人。

“对不起,这么大的雨请你带路。”獠已下决心今天晚上不把那杀死真村的人搞下地狱,那是##

“这车也是…随手开得这么稀烂,等一上呀…阿獠,看呀车身就像,被踩过一样..”短发的男人的声音陡然变得怪异起来。

“看啊,这是防撞杆,难以置信吧!…你看,嘿嘿!啊!”他突然在叫一声,拿起那早已!不成样子的防摔杆向獠猛走去!

“砰”短发男人被一枪打出了老远,仰面躺在地上,但嘴里却还在发出“嘿…嘿…”的令人恐惧怪笑声。慢慢地,他竟然又站了起来。

獠再也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迅速移到他身后将一根金属丝缠在了他的脖子。

“没有拯救死灵的诉讼法了,我可以做的只是信你安息啊!”獠双手一紧,“噗!”短发男人的头应声而落,他的身躯也缓缓倒下了。已是深夜4点多多了,希尔奇俱乐部的客人也逐渐消失。方才的脱衣女们也穿直了衣服,站在台中央一动也不动。那个金发的男人正坐在她们的对面仔细地打量着。

“今晚就你!”他指着一高挑丰满的黑头发舞女。舞女应声走了出来。

“有事想请教你啊!”獠咧嘴一笑,“在中南美的尤尼安。迪奥尔而今在日本,是想搞什么啊?”金发男人双眼一睁:“你知道的还不少嘛?告诉你也没关系,我们的目的是粉碎日本的贩毒集团,建立我们独立的产销途径!”

“哦!”獠似乎恍然大悟,“可为什么把PCP带进来呢?”

“哈,黑社会这东西,只要把头目消失,便会群龙无首,PCP是非常简单有效的武器,联手都不用污染。”

“许许多多人都成为的士兵,得不知道危险,不顾性命,笑着为你们送死,是吧?”

“正是,对所有敌人都社、毫不留情!”“可是…”獠缓缓地





说道，“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卷入过你们的事情？”

“哼，所有有可能对我们的计划构成威胁的人，我们组织都要全力以赴地追击。不过，本来我们看中了你们的能力，所以想设法将你们收为部下，但你的朋友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你呢？你不会吧？你会选择富有、享乐、还是死？”金发男人打了个响指，刚才被他选中的女走了上来。

女慢慢解开外衣钮扣，猛地将外衣褪了下来好里面什么都没穿，一个美丽的，一丝不挂的胴体展露在獠的面前。“快去拥抱好吧！”金发男人叫道。“作我们的兄弟吧！”

獠向女走过来，脱下大衣，然后披在了女的身上。“衣服口袋里有我朋友的名片，他可以帮助像你这样的中毒者。”獠嘻皮笑脸地向和女眨了眨眼睛。“放心吧！用一毒品把你住的男人马上就要死了。”“你说什么？”金发男人听见的獠的宣告不无慌张。“我不是说真村说过的话不把灵魂出卖给恶魔。”獠转过头来对着女笑道：“下次再见时，再追求你吧！”说罢，轻轻将嘴唇放在有点不知所措的女唇上。

猛然，女一把推开獠，“砰”金发男人一枪中好的心脏，“啊”女的惨叫几乎占獠的还击声，同时响起。涂一把托住了摇摇欲坠的女，而那颗子弹也射入了金发男人的咽喉。

“咝、咝”金发男人蛇样地扭曲几下后便不动了。“为什么掩护我？”獠轻问怀中的女微笑了一下，即缓缓地闭眼睛。

大雨终于停住了，拂晓的阳光开始照耀美丽的东京都，黑夜中的污秽也似乎随着灿烂阳光的到来而销声匿迹了。

“都等了一整夜了，应该快回来了。”阿香托着腮坐在饭桌前想，今天可是特别等待呢？昨晚虽然不安，还好终于一夜过去了。

生日蛋糕和各种菜肴摆满了桌子，蛋糕倒罢了，菜恐怕要熟一下了，阿香心想。“啪嗒”，门被打开的声音。“哥哥！”阿香高兴地喊着跑出饭厅啊，是獠？这是儿少有的沉静样，表情，严肃的谁也看不出昨晚他还大干了一场。

“很遗憾，我不是来赴宴的。”獠的衣袋里拿出一个红色的盒子。

“嗯？这是……”阿香呆了呆。

“你哥哥的遗物！也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唯一遗物……”獠大声说。

阿香脑子“嗡”地一片空白，但獠的话还是清晰地传进耳中：“一个叫尤尼奥。迪奥贝的贩毒组织杀了他。我已经把凶手解决掉